



劉虹(右4)作品研討會部分與會作家共進午餐後合影。

澳華新文苑

第1213期(B)

一泓清泉般的詩人

5月23日的澳華文化界頒獎慶典之後，我意外地接連收到了劉虹的兩次邀請。

第一次，是她26日詩作研討會前一晚的微信邀約。她熱情地邀我參加以她詩作為主題的研討會——《靈魂的韻腳》，這場研討會，成為我近距離觀察她的契機。

劉虹的詩，如她的性情——是靈魂深處的鳴唱，是內心世界最真實的洶湧與洩露。何博士曾說，痛苦是她詩歌的源泉。而我想說，率真與純粹，則是她人之本色。

這場研討會，原是她為她詩作而舉辦的，她理應是聚光燈下的中心人物。若是旁人，大抵會正襟危坐、謙恭端莊，等待好評。然而她不。她像是一個勤勉的秘書，在會場間遊走，主持人梁曉純宣布開場時，她並未入座，而是站在白板前，一筆一劃地抄寫她寫給何博士的賀壽藏頭詩。那一刻，全場目光無聲地聚焦於她身上。她知抑或不知？只見她自顧自地寫、寫……仿若無人。

她還像個記者，拿著手機四處拍照，不斷換角度，搶鏡頭，也搶情境。當悉尼文壇的名家——何與懷、布文、張奧列、張勁帆、曉帆、蔣行邁、唐培良等等——逐一評析她的詩作，話語正中其懷時，她不掩喜色，頻頻點頭，鼓掌叫好，甚至衝著發言人豎起大拇指。她的興奮與得意，是那樣坦率，不加掩飾，不玩虛與委蛇的文人陋習，更無睥睨一切的趾高氣揚。

她沒有芥蒂，沒有城府，沒有負擔。一切輕鬆，自然，平常。她率真得像一泓清泉，澄澈，純粹，讓人一眼見底。

她還是個禮數周到、心地溫良的人。當江老師因公事繁忙需提前離席時，她立即起身相送，若非何博士輕按其肩，她恐怕已經追出門外了。

研討會過後兩日，28日上午九點多，我剛做完晨操回來，汗未擦乾，電話響起——是她。

“今天中午十二點，我請大家吃答謝午餐，你一定要來喔！”她在電話那端熱情地說。

我深感榮幸，其實自覺並未為她做什麼。但有些緣分，就是這樣奇妙，來了，誰也擋不住。

我匆匆趕去，只見她一身主人派頭，正催促施國英點菜。“不夠，再點再點！”“怎麼沒有魚？”“再加些甜點吧！”

她熱情之中透著些許焦急，似是怕大家吃不飽、吃不好。那一刻，我在她的率真與誠摯之外，又看見了她的熱心與好客。

這一回，我又與她比肩而坐，如同頒獎晚宴那一夜一般。她談笑風生，講趣聞軼事，講個人經歷，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口若懸河，滔滔不絕。她毫不掩飾自己內心的想法與情緒，不自矜、不設防、不顧忌，也不怕失言。她從不刻意塑造一個詩人的形象，更不在意自己作為“名人”該有的所謂分寸。她只是她自己，赤誠，坦然，如赤子般不諳世故，卻自有一份令人心折的真。

明天，她就要回國了。但願她一路平安。

她那份純粹的靈魂與熾熱的詩意，已然留在我的記憶裡，長久不散，如清泉一泓，澄明如初。

馮淑萍

靈魂的韻腳與精神的地貌

一 賞析劉虹《回望新疆》中的女性寫作立場及其寫作詩藝

“靈魂的韻腳與精神的地貌”——這是我閱讀了劉虹老師寫於2006年10月的《回望新疆》之後，給這篇賞析定下的一個詩學性命名，也希望它能作為這場以“靈魂的韻腳”為主題的詩歌研討會上的一個精神回聲。

我注意到，《回望新疆》的詩文被選印在此次研討會的海報上，應該是對這首詩所具有的代表性與高度的認定。我個人認為在劉虹老師的眾多作品中，它無疑標誌著她詩歌寫作由感知抒情型向思辨倫理型的躍遷，也是一首具有典型“女性寫作主體性”意識的現代詩篇。這首詩只有九行，但其意蘊卻是十分深遠。試從以下五個方面展開談論。

一、從“邊疆敘述”到“精神顯影”：女性視角的深層變奏。

“多麼緩慢：一粒石子和一群石子在戈壁牆上/走了一萬年。”詩的第一句，不是對遠方自然風貌的驚歎，而是一種深遠的凝視，是從“緩慢”中回收感知、從“沉默”中抵達語境的縱深。

在許多邊疆題材詩歌中，我們常見的是帶著“速度感”物象或者意象：火車、戈壁、邊境線；但劉虹反其道而行，以“緩慢”打開節奏，以“石子”取代“人物”，既去魅化了疆土的奇觀，也在悄然建構一種女性詩人獨有的觀看倫理：她不以征服為美，而以共存為義。

正如她在演講中所表達的意涵，即面對書寫客體，怎樣以現代文明意識來觀照女性群體的當下與命運。而在《回望新疆》中，這種“觀照”，從其女性書寫重訪新疆，到詩人反觀早期自我詩藝存在的所謂“賣弄”，形成從外部地貌到內部人格收斂的變奏運動。

二、“我”從何而來：在新疆重塑詩人的靈魂。

這首詩最重要的轉捩點是：“

從此，我的詩收斂無辜風情，不再賣弄/從此，我的眼在不毛之地，也能處處驚豔。”

這裡是一次清醒的“詩學懺悔”，也是一次堅定的“靈魂洗禮”。“無辜風情”四字，透露出這位女性詩人對自己早年詩作文字上可能存在過的“風情萬種”的批評意識。而“驚豔於不毛之地”，正好體現了劉虹所追求的精神理性與人格尊嚴，體現出她的寫作維度發生了改變。正如她在《先成為人：我的女性寫作立場》中所說的：“作家只有不斷歷練成長為人，才有可能寫出具有靈魂品質、思想份量和歷史重量的好作品。”

新疆在這裡，不再是邊疆的浪漫地理，而是詩人精神上的“異域”與“返場”，在重新聆聽到的“西部謠曲中，誰能不俯下傲慢的雙肩”，在那裡，她既是過客，也是目擊者，更是文化覺醒者。這對邊疆的“回望”，其實是對自我寫作良知的一次“前望”。

三、女性詩人如何“先成為人”。在劉虹老師的演講中，她曾引用波伏娃“先成為人”的哲學命題，並直面中國社會中女性精神成長與傳統社會期望之間的結構性衝突。

如果我們以這個維度再看《回望新疆》，可以發現，這首詩其實是一首“由女詩人寫下、但為所有詩人敞開”的詩，它：不標榜性別認同，卻堅持精神獨立；不消費疆土風物，卻以其嚴峻催逼內在蛻變；不以抒情為終點，而將“靈魂的韻腳”寫入“思想的重地”。因此，這不僅是一首“邊疆詩”，更是一首“成為人的詩”——詩人在那裡脫去了性別標籤、詩藝裝飾、文化包袱，赤裸地面對大地、歷史與自我。

在她後期創作的“雜文式”詩

歌作品中提及的“只要奴才不要人才”的語境下，一個女性詩人之所以“驚豔於不毛之地”，正是因為她將不毛之地化為人格生成的邊境地帶。而這，才是我今天理解劉虹“靈魂寫作”的根本路徑。

四、劉虹詩藝的語言特徵。

劉虹老師這首詩的技藝突出表現為三個方面：其一，情感表達的精確控制，如“紫葡萄淚光一閃”以微小動作聚焦深情時刻；其二，時間結構的錯位處理，在“緩慢”與“迅疾”之間形成節奏張力；其三，語言圖像的濃烈構造，在《回望新疆》中尤為明顯，“從此，我的眼在不毛之地，也能處處驚豔”，這一詩眼不僅具有哲理力量，更展示了“荒涼之美”的語言轉換。她善於將情感轉化為空間感，將精神轉化為聲音意象，使詩作具有極強的可感性與藝術穿透力。

五、靈魂的韻腳，不只是節奏，更是立場。

在《回望新疆》中，我們看到劉虹如何從一首“觀賞風景”的詩，寫出“洗滌靈魂”的強度；她不是帶著柔情踏入戈壁，而是帶著自省穿越時空。她將邊疆寫成一面鏡子，把它的風物當作拷問自身詩藝和人性尊嚴的座標。在今天這個消費文化加速、詩歌被輕薄語言所裹挾的時代，她用這首詩提醒我們：寫作的根本，不在技巧，而在立場；詩意的力量，不在於取悅，而在於照亮；女性的寫作，不是為了成為“女性詩人”，而是為了“先成為人”。

讓我們向這首《回望新疆》致敬——向詩文裡史詩般的緩慢、向詩風的收斂、向她眼中新發現的驚豔致敬！也向劉虹老師多年來秉持的那一份“九死不悔”的理想主義致敬！

江楓暉影

痛苦是她詩歌的源泉：解讀劉虹

（接上期）劉虹歷來反感從太生物學的角度談兩性寫作的差異。她說：女作家、女詩人、女性書寫、女性意識、女性視角……等等，無論是他人評判還是女詩人的自我觀照，都應該首先把自己當作一個“人”，然後才能做女人。不能過分標榜女性詩歌、女性寫作，要跳出“小女人”的圈子，首先追求活成一個大寫的人，寫出真正的人話，以促進社會的更加人化。

基於這種觀點，在2003年9月“第八屆國際詩人筆會”上，當廣州一位女詩人強調女性生理、心理、情感上的特點，強調女性詩歌在藝術風格和審美取向都有別

於男性，並呼籲男士們更多地關注、評論女性詩歌時，劉虹提出了不同的意見：當下文壇的真問題或曰更緊迫的問題是：女作家首先要把自己塑造成為“人”，而不要因襲乃至迎合幾千年傳統文化的女性定位——熱衷於成為男權社會的“被看”。劉虹這幾年還反復強調：一生反抗“被看”意識，是成為真正的現代女詩人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。劉虹對那種給詩塗口紅、穿露臍裝，甚至塗上經血的所謂“女性意識”更是不屑與為謀。這樣，劉虹是佔據了一個詩寫理論的高地，但這個高地在當今中國社會的經濟大潮的包圍、衝擊下，周邊已出現

許多流失；而站在這個高地上的劉虹不免顯得茕茕孑立，形單影隻。

劉虹的“精神的潔癖”的極致是她對愛情的真諦的堅守；作為反面，是對情場變商場、真愛缺席的憤激和悲哀。這是她多年詩寫的一個核心主題。早在寫於1987年8月《詩刊》社第七屆青春詩會的早期代表作《向大海》一詩中，劉虹就已經淋漓盡致地抒發她對理想對象的追尋、張揚她理想主義的愛情觀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她當時就已經有了預感，這種理想境界決不容易達到，甚至不能確定：這是“你我共有的高貴，抑或悲哀”；而假如這種理想境界無法達到的

話，“將是我一生的——慘敗！……”。在詩中，甚至出現這些不祥的哀歎：“在死亡之上，部署切膚之痛的——愛”；“每一次撲向你，都是向你訣別”……顯然，有一種超越時空的災難，藏在劉虹靈魂深處；而人性中永遠無法完全徹底擺脫的動物性，便是製造這種災難的罪魁禍首。當我看了劉虹寫於2004年3月題為《找物件》的關於愛情哲理的隨筆後，我就對她說：“猶如徹底的人道主義只有在文學藝術中才能實現，完全理想主義的愛情在生活中很難找到。你起碼早生了三百年。”

如論者所言，“劉虹像赴深淵一樣獻身於愛情，獻身

於詩，又寫出深淵一樣的女人，深淵一樣的詩，使她的詩成為愛情的絕唱，也成為女人的絕唱。”類似下面的雄論也是正確的：越是理想主義者，越是在靈魂深處潛藏著悲哀，也正是在悲哀的生存境況中，才使得理想主義更加光彩奪目。但聽聽劉虹自己的訴說吧：

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的寫作姿態其實是……絕望。或者說，是害怕面對絕望。我曾隨手記下一個詞：絕境書寫一書寫絕境。而這倒反而比十年前平心靜氣和得多，從容得多，因為不再期待前方真有什麼在等著你了。好像接受了自己的宿命。

其實，我的詩全是蘊著自

己的生命之痛寫的。是的，痛苦是我詩歌的源泉……

6 你在刀刃上謝幕又將在我的詩中被重新打開……

當我讀到《致乳房》一詩的這個結句，我震悚了。

這好像是劉虹對自己一生的高度概括。這好像是劉虹對自己命運的極具象徵意義的預言！

或者這就是劉虹為自己寫下的墓誌銘？

劉虹的命運似乎帶有悲劇性，這是她秉持的理想主義在當下語境所難以逃脫的宿命。她將來終有一天到了謝幕的時候，只是，謝幕之後，必定在中國詩寫歷史上被重新打開…… 何與懷